

回顧洛桑世界福音會議—— 成就與未竟之業



莊祖鯤
美國麻州波士頓真理堂牧師



緣起

一九一〇年的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Edinburgh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下簡稱愛丁堡會議）及一九七四年的洛桑世界福音會議（Lausann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下簡稱洛桑會議），被公認為過去一百年中，基督教宣教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個里程碑。這兩個會議在教會歷史上有不同的重要性，二〇一〇年於南非（South Africa）舉行的第三屆洛桑會議將是繼承這兩個會議的盛會。

一九一〇年的愛丁堡會議是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學生志願宣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簡稱SVM）及西方教會主導的宣教運動達到最高潮時舉行。與會的一千二百位代表中，幾乎全是歐、美地區的白人，沒有非洲人，中國代表也僅有三位。雖然會議結束後，分別成立了三個組織推動後續行動，但普世宣教運動卻受自由神學的腐蝕而明顯地失去活力。例如這屆會議的主席和主要推動者、有「學生志願宣教運動之父」之稱的約翰·穆德（John Mott），十年後（即一九二〇年）就被迫退出他創立並領導了三十二年的學生志願宣教運動，而獻身宣教的人數也逐年銳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上述三個組織

的其中兩個於一九四八年合併，成立了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簡稱WCC），第三個組織〔即國際宣教協會（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也於一九六一年併入。然而由於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在神學立場上偏向自由派，因此看重「合一運動」多於宣教，甚至喊出「宣教士回家」的口號。在一九七三年於泰國曼谷（Bangkok, Thailand）舉行的世界宣教佈道委員會（Commission on 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大會上，他們還將宣教的目的是由「領人歸主」改為「促成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變」。

在此趨勢下，許多福音派教會領袖都憂心忡忡，於是在佈道家葛培理牧師（Rev. Billy Graham）的號召與支持下，繼一九六六年在德國柏林（Berlin, Germany）召開的世界福音會議（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後，便於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Lausanne, Switzerland）舉行了第一屆洛桑會議。參加洛桑會議的二千七百位代表，無論人數與所代表的國家或種族都遠超愛丁堡會議，單單華人代表就有七十多位。

成就

洛桑會議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基督教會議，亦有繼往開來的意義。洛桑會議承接愛丁堡會議未竟的使命，即「在這個世代將福音傳遍世界」，竭力地推動普世宣教。因此，到二十一世紀初，全球數以萬計宣教士中，只有不到10%來自世界基督教協進會的會員教會或機構，其餘逾90%宣教士都來自洛桑會議的會員教會或機構。

雖然洛桑會議迄今已超過三十多年，但其影響力仍然不減。總括來說，它對普世宣教的貢獻主要分為兩方面：

一．凝聚福音派教會的共識

自十九世紀末，「社會福音派」與「基要派」（fundamentalist）因宣教路線的歧異而分道揚鑣後，持守基要信仰的教會為了與強調社會參與的社會福音派分別開來，卻走入「只搶救靈魂，不顧人死活」的歧途。有鑑於此，洛桑會議達成了「福音派」（evangelicals）神學思想的整合，簽訂〈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這信約在約翰·斯托得牧師（Rev. John Stott）的領導下，以精練的文字表達了福音派的共同信念，包括《聖經》的權威性、佈道的本質、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普世宣教的迫切性、文化問題及屬靈爭戰等六大議題。

在後續的幾次咨商會議中，分別詳細討論「福音與文化」、「同質性佈道原則」（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簡樸生活」、「特定族群」（people groups）、「傳福音與社會責任」和「10/40宣教之窗」等重大議題。這些會議澄清了一些具爭議性的觀念，也凝聚了福音派的共識，提供更平衡、更合乎《聖經》的宣教原則與觀點，使福音派教會能旗幟鮮明地在宣教事工上同步邁進。

二．建立福音派教會的行動組織

洛桑會議後，與會的各國代表紛紛成立了國家、族裔或地區性的組織。這些組織的成立使原本鬆散、各行其事的福音派眾教會對話的平臺，亦可聯合起來行動，不至於像過去「只能坐而談，卻不能起而行」。

在眾多這類組織中，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

中心（簡稱華福中心）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此外，一九九〇年在世界各地興起的「公元二千福音運動」亦是延續洛桑會議的宣教精神而推動的。透過這些組織積極推動福音事工，亞洲和非洲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基督徒人數增加了將近兩倍，因此基督教世界的重心已由西方國家轉移出去。一九七〇年，全球還有56%的基督徒在歐、美地區；但到了二〇〇〇年，這比例已低於40%，這都是洛桑會議的直接與間接成果。



展望未來

二〇一〇年將於南非舉行的第三屆洛桑會議預計有四千位各國代表參加，這不但將成為基督教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性宣教大會，而且預期參加的各族裔代表比例更能顯示「普世性」的特色。

然而在這末世時代，教會仍然面對極嚴峻的挑戰與考驗，這都是第三屆洛桑會議必須深入探討的問題。這些問題可分為外在環境與教會內部兩大類，前者包括異教（特別是伊斯蘭教與佛教）與後現代思潮的挑戰；後者則包括靈恩派及世俗化（如成功神學與超大型教會運動）對教會的衝擊等。

我衷心地期望在洛桑會議建立的共識基礎上，普世福音派教會能進一步集思廣益、共襄盛舉，在宣教事工上齊心努力，使福音早日傳遍地極，迎接主再來！

思考問題

- 一．從愛丁堡會議之後的普世宣教興衰歷史教訓來看，如何才能使這類大型會議的精神薪火相傳？
- 二．在洛桑會議曾探討的各項議題中，哪些是你熟悉及深表認同的？哪些是你仍感困惑或未能贊同的？請分享你的心得與看法。
- 三．對於二〇一〇年的第三屆洛桑會議，你認為哪些事項最迫切需要代禱？請具體說明原因。